

风物

彩虹倒卧大运河

邢承谦

人都说，人间最美的景色莫过于雨后的彩虹，弯弯长长，绚烂多彩，像一条绮丽的彩绸悬挂在天空，宛如“千丈虹桥望入微，天光云影共楼飞。”

彩虹固然美丽，却短暂易逝；而坐落在沧县肖家楼南排河穿越南运河的倒虹吸，却像一道静卧在大运河之下的彩虹，不张扬、不炫耀，默默地展现着“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今”的历史价值。

在沧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有河不为奇，河下有河古来稀”；《沧州地区水利志》中也收录了这首名为《十字水交叉听指挥》的诗歌：“南排河，穿东西，运河水，纵南北；古来只见过十字路，谁还见过十字水！人为河水来铺‘轨’。‘倒虹吸’显神威，劳动人民多智慧；虹中河水涌，一泻千里飞……”都是用来形容这里的倒虹吸工程。

我思

笔记七则

祝相宽

一

2008年的《河北作家》发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叫《诗缘三十年》。对于诗歌，我曾有这样的表达：“我感激诗歌，感激这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美好的抒发心志的方式，像阳光或冬日的炉火照耀着我，温暖着我。”

“这些年，诗歌给了我太多东西，比如安静、自信、充实、爱和小小的幸福，比如对土地对故乡对亲人的热爱和感恩，比如对一些弱小事物（小花小草或一只七星瓢虫）的关注和同情。”

时至今日，静心想来，对诗歌依然心存感激。

二

何香久老师曾在《祝相宽诗论》中这样说：“他注定是一个为诗而生的诗人，他栖息在他的诗中。”这份深情的鼓励，至今让我温暖。只是我从来不敢戴上“诗人”的桂冠招摇，甚至不愿在更多场合谈论诗歌。在我心灵深处，诗人是我仰望的星辰，诗歌是闪闪发光的瑰宝，我不过是星光照耀下孤独的夜行者。

汉诗

运河古槐

姚凤霞

沿着一枚叶脉的纹理攀爬
追溯到永乐年间
一个秋阳斜照的午后
一粒怀揣梦想的槐种
在山西洪洞县和光霁们
一起打点行装
带着泥土，带着眷恋，带着
无法替代的乡音
风尘仆仆踏上迁徙的旅程

万苦千辛，行至清州
扎根风清水秀的运河岸畔
六百个寒暑春秋
六百个时光荏苒
每一片叶子，都是
注视天空的目光

诗二首

李俊峰

朗吟楼

一座名楼冲碧霄，
重建雄姿胜前朝。
洞宾神话千古事，
运河圣水万年涛。
运客登临留诗赋，
今人打卡赞声高。
嘉木葱茏绿两岸，
帆船点点闹新潮。

京杭大运河弯弯曲曲呈南北方向，而自然河流是自西向东流，这就势必与京杭大运河相交。南排河在流经沧县大白洋桥村的时候，被南运河挡住了去路，为避免自然河流对大运河水道造成冲击，同时也为了控制大运河水面高程保持平稳，需要利用水利工程对大运河河道的流量进行控制，通过建涵洞让南排河从南运河下方深处穿过，流入渤海。两条河如立交桥一样，各走各的路。因为下面的河流两头高、中间低，就像倒置的虹吸管结构，所以得名“倒虹吸”。

肖家楼倒虹吸工程共分两期完成。第一期工程由天津市水利局设计并组织施工，1960年2月动工，7月竣工，工期166天，全县组织民工700余人，建成8孔。第二期工程由河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设计，沧州专区水利局组织沧县、交河两县民工1965年2月16日动工，7月17日竣工，增

建14孔，投入劳力最多时达1.1万人。当时没有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全靠人力，堪称人海战术。沧州本地不产沙石料，也不产水泥，所用沙石料水泥都得从太行山拉过来；没有汽车，就从附近村上调集了300多辆大马车，三匹马拉一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从太行山运送沙石料和水泥过来，绘就“三百辆大车进太行”奇观。就这样，5000多位劳动者，肩挑背扛，人抬车推，苦战近11个月，完成了这项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让人联想到清明上河图史诗般的画卷。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建成后的倒虹吸工程不仅壮观，也发挥着防洪、除涝、引水、蓄水等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1976年大旱之年，仅经李二庄闸从南运河向南排河引水3.25亿立方米，再加上南排河上游地区的沥水，倒虹吸引蓄水量达

三

不管别人怎样标榜，什么“体”，什么“派”，什么“先锋”，什么“主义”，我一直坚持不断调整和丰富自己的诗歌认知；坚持读经典，向古今中外优秀诗人学习，从中汲取营养；坚持贴近生活贴近泥土，以敬畏之心抒人间真情。

四

喜欢胡茗茗发表在2020年9月《诗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还要抒情》，觉得她说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遂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她说：一些人“把批判的枪口对准了抒情”“将诗歌中的抒情指认为虚假浮夸、矫揉造作，嘲笑为过时的咏叹和无力的感伤”。她追问：“诗歌为什么不能抒情”？她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反抒情的本质就是反诗歌。”

记得刘章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谈及诗歌与抒情时，引用白居易的话，“‘诗者，情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有情就有了根基，不是水上浮萍，不是海市蜃楼”。这句话一直被我铭记于心。有人说，无情不诗，诗之情犹灯之光。愚以为是。

建14孔，投入劳力最多时达1.1万人。当时没有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全靠人力，堪称人海战术。沧州本地不产沙石料，也不产水泥，所用沙石料水泥都得从太行山拉过来；没有汽车，就从附近村上调集了300多辆大马车，三匹马拉一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从太行山运送沙石料和水泥过来，绘就“三百辆大车进太行”奇观。就这样，5000多位劳动者，肩挑背扛，人抬车推，苦战近11个月，完成了这项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让人联想到清明上河图史诗般的画卷。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建成后的倒虹吸工程不仅壮观，也发挥着防洪、除涝、引水、蓄水等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1976年大旱之年，仅经李二庄闸从南运河向南排河引水3.25亿立方米，再加上南排河上游地区的沥水，倒虹吸引蓄水量达

五

有人建议我，别总是大运河、大平原、庄稼、乡亲，写写恒河、写写阿尔卑斯山、写写维也纳金色大厅。我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目光短浅。家乡的田野、河流早已给我打上生命的印迹，它们与我的血脉同在，与我的诗歌同在。这可能就是作家李浩称之为“根性写作”的东西。

六

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我先说什么不一定是诗，我以为：一、分行的文字不一定是诗；二、句句押韵的顺口溜不一定是诗；三、玩文字游戏、摆弄大词、通篇生字的不是是诗；四、甩膀子喊口号的不是是诗；五、口水泛滥脏话连篇绝对是（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对诗歌的糟蹋！

七

关于诗歌写作的要素，我喜欢的诗人这样表述。张二棍：真、善、美。刘年：热爱（最大的是天赋）、田野调查、阅读和反省。李南：诗意的抒写、精湛的修辞、适度的思想。白庆国：真情、自然、细节。而我要说的是：发真情、重细节、讲技巧。

八

有人建议我，别总是大运河、大平原、庄稼、乡亲，写写恒河、写写阿尔卑斯山、写写维也纳金色大厅。我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目光短浅。家乡的田野、河流早已给我打上生命的印迹，它们与我的血脉同在，与我的诗歌同在。这可能就是作家李浩称之为“根性写作”的东西。

九

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我先说什么不一定是诗，我以为：一、分行的文字不一定是诗；二、句句押韵的顺口溜不一定是诗；三、玩文字游戏、摆弄大词、通篇生字的不是是诗；四、甩膀子喊口号的不是是诗；五、口水泛滥脏话连篇绝对是（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对诗歌的糟蹋！

十

有人建议我，别总是大运河、大平原、庄稼、乡亲，写写恒河、写写阿尔卑斯山、写写维也纳金色大厅。我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目光短浅。家乡的田野、河流早已给我打上生命的印迹，它们与我的血脉同在，与我的诗歌同在。这可能就是作家李浩称之为“根性写作”的东西。

在場

孙首首

游杭州，我的第一站是京杭大运河。大运河，在我的记忆中源于中学时代的教科书。它是我国古代交通大命脉，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不仅便利了南北大量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这条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的大运河，在经历了8年的申遗准备之后，于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开凿至今1600多年，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

历史就是过去，原来我一直以为，大运河早已废弃不用，被历史的泥沙掩埋。而此次申遗的成功和此次杭州游历让我发现，运河依然精彩地活着，并且拥有了新的使命，焕发着新的青春。

曾经的繁华在今日的拱宸桥上仍然可以从想象和形式上给你无限思索的空间。拱宸桥端庄、厚重、亲切、古朴、壮观，桥上人人来往，桥下货船穿梭，水上巴士可以供游人游览运河景致，也可以作为市区交通工具，附近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可以让你了解更多古老文化。两岸民居、店铺临水而设，格调灰白雅致，行走在运河两岸，仿佛回到从前，令人有一种重生

4.2亿立方米，灌溉了70多万亩农田。肖家楼倒虹吸不仅是前无古人的浩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一片绝美的人文景观。每当汛期，南排河水穿运河而过，22个闸门激流喷吐，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沿着南排河和运河河道打造了倒虹吸滨河公园，形成了辐射周边十里八乡、风格独特的运河文化旅游景点，让寻常百姓更亲近这座立交水建筑，了解它背后的故事。1975年河北省发行的3市斤地方粮票，印制的背景图案就是南排河标志性建筑倒虹吸穿运工程，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据说，原来大运河西岸一带被称作“月河湾儿”，每次发洪水的时候，村民将河边的柳树不完全锯开，然后顺着水流的方向推倒，减缓洪水对堤岸的冲刷，用当地人的老话叫“不灌月河不挂柳”。如今，河堤仅存

的几十株柳树已有一搂多粗了，柳枝千条，像碧绿瀑布，像美丽秀发，又像寿翁持着长胡子，微风中轻轻摇曳着温柔，舞动着和气，叙说着沧桑故事……

倒虹吸生态公园，曾经是经常溃坝的“弦弓湾”，而后变成了防洪、蓄水的水利枢纽。今天成了生态风景区，成为野生白鹭的天堂，栖息最多时可达两三千只，也成为南水北调东线上的一个亮点。

盛夏时节，南排河岸边莲叶田田，一眼望去，碧波微漾，荷与叶满是清凉，荷花似娇羞的少女在微风中翩然起舞，清香缭绕。南运河岸边海棠、金叶榆、樱花、五角枫、卫矛、黄栌、司绵木、栾树、木槿宛如多彩长廊，于潺潺河水中透绿，在阵阵微风中浅吟，与垂柳、与22个孔闸，与倒卧在河下的彩虹共同演奏着“运河无弦万古琴”的千年绝唱。



抢路过桥·1985（油画） 李维学 作

“天下粮仓”，一侧有水北明清街、浙江水利通判厅等建筑群。我一个人走在坚固的石桥上，放眼望去，运河两岸风景独好，白墙灰瓦，倒映在水里的依然是一模一样的白墙灰瓦，水里也有一座同样高矮的七孔桥，我在桥上望见我自己。似乎还看见了什么，我一个人流连忘返。

有几个手提菜篮的老人坐在石桥上休息，他们早已习惯在桥上桥下来去，感受不到我此刻的欣喜，脸上都是平常不过的表情。我的脸上也是平常的表情，而我的心里是复杂和激动的，桥上似乎有人等过我，我也似乎在桥上眺望过无数回远方的船只，手提过无数蔬菜及蔬菜一样的命运或叹息走过这里。

也许出自想象，也许出自电视画面，总之，我爱石桥，爱它的古朴风情，爱它吸收的日月精华，爱它不肯老去的身姿，更爱它于运河之上的历历过往。

因为有充足的水源，南方建筑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诗画总 and，因为有水，别致、细腻、风情，都有各自的独特味道。北方的我细细品来，就恨不能即时拥有这份恬淡适宜的生活。

运河，可以没有船，但如果没有石桥，就没有了强烈的视觉和情感 的冲击。如果只有保存很好的石桥，而没有能行船的运河水，就没有必要来回行走寻觅一种亲切无比的牢固古味。运河和石桥就是不可分的一对臂膀。

在杭州，运河仍再现着昔日的繁华，运货船鸣响汽笛，两岸古建林立，水上巴士可以与西溪、钱塘江连接，可以直达市中心武林广场码头。

运河水运送着船只、游客、历史，像一本厚厚的教科书，把沿岸的故事通过水花，由过去推向未来，由落后推向蓬勃。

传奇

何经络

高火花

清晨五点，夏日的天极蓝，河极静，风像是刚从冰箱出来，凉凉爽爽。三十岁的何经络着一身牛奶丝白太极服，迈着长步，稳健地行走在河边景观带。

何经络本应四点半就到这里，没想到半路遇上一位卖甜瓜的村妇犯病。对方将电三轮车停放路边，整个人倚在车身侧面，面露痛苦，左手僵直，右手时不时拍打几下左手臂。何经络问，是不是头晕、手发麻？村妇瞪大眼，透出几丝警惕，而后艰难站直身子，双手死死按住围挂在腰部的小黑包，半天不说话。

何经络明白，只得解释：放心，我是中医，看你很不舒服，或许可以帮到你。村妇才艰难开口：是呢，不知咋回事，突然就头晕手麻，你这么年轻是中医啊？何经络没解释，只问，之前脖颈或两肩是不是疼过好一阵子？村妇点头。何经络说，那我扶你坐旁边景观带石阶上，我试试。村妇疼得几乎是直着脚过去坐下。

何经络先用双手十指按村妇后脑勺，紧接着是后脖颈，然后是两肩，最后双掌一掰一提村妇脑袋。做完这些，何经络问，好点了吧？

哎哟，不晕不麻，好多了！你可真行！村妇连连道谢，笑着从包里拿钱。何经络赶紧阻止，大清早去卖瓜，怪不容易的，听我一句，卖完瓜，最好再去医院拍个全身的片子，及早治疗。

何经络要去的地方是河弯拐角处的老柳树下。前两天下了两场雨，现在的河面很宽，河水几乎要与岸齐平。走在这里，河水体验着他的喜怒哀乐，然后帮他整理思绪，带走他全部杂念。

三四岁时，何经络常常泡在一堆药材里，那是老中医爷爷的药材。陈皮醇香、白芷辛香、何首乌微苦……何经络越闻越喜欢。稍大些，何经络已能识别多味药材。

一日，爷爷诊所来了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高个子，一百多公斤。男子气呼呼地将一包药甩在爷爷的方桌上，怒言爷爷抓假药糊弄百姓。爷爷不气不恼，捋捋灰白胡须，用药勺轻轻拨开桌上药材，然后微笑转头让何经络上桌辨认。原本有些害怕的何经络，突然不怕了，自然大方地坐在爷爷腿上，用药勺拨出一味药材，闻一下说，钩藤，再一拨说，天麻。到第七味药材时，何经络一闻，眉毛拧成小疙瘩，说，这不是药，我爷爷的药材里没这个。

男子争辩，这就是你们给开的药，我都吃七天了，你们说怎么办？如今想赖账，没门，老天也不答应。

爷爷缓缓说道，莫急。话音未落，爷爷用药勺将何经络说的那味药材单独拨开，离其他药材远远的。说，这个是黏毛黄芩的干燥根，入不得药。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七天前去二里地大集上买的，卖这个的人是南方口音，头发梳得像两片瓦，脸二指宽。

男子顿时没了怒气，结结巴巴地说，不管怎样，反正在你这抓的药，吃后没效果就得给说法。

爷爷摸着何经络，哈哈一笑，这有何难，缺一味黄芩而已，又不贵。然后柔声与何经络说，去，给这个大伯抓一把黄芩来。

七岁，何经络被禁止前往爷爷的诊所。何经络哭过、闹过，但父亲说，不要去那里浪费时间，又苦又累又挣不到钱，何经络今后要学的是金融或其他专业。何经络反驳父亲。父亲来了一顿劈头盖脸教育，要想当好中医，晒药、识药五六年，炮制、分药、熬药五六年，抓药包药五六年，还有其它，没个三十年你出不医。像我，如果不做生意，家里哪来的房子，用什么养你？！父亲的这通教育持续到何经络高考。

何经络高考结束，爷爷病逝。悲痛之余，他将爷爷诊所的每味药材都收藏了一克，然后瞒着父亲偷偷藏下爷爷的药方记录本。没多久，父亲转让了爷爷的诊所。

到了大学，何经络决定遵从内心，决然转学中医。七岁起就一直心心念念的中药材味道再次敏感地进入他的神经。他贪婪地跟教授学习，也随身带着爷爷的药方记录本，似乎隔着时空跟爷爷学习。何经络成了学校中医学专业的佼佼者。不到7年，他还不满25岁，已能熟练接诊——他打破了父亲的说法。

一阵风吹来，柳条变成柔顺的液体，似水流，又似水波。何经络深呼吸、半蹲、勾腿、推掌。河面上也有一个何经络在打太极。风有点调皮，偶尔将河面的何经络碎成一道道波光，很快又将何经络完整聚在一起，还是和岸上的何经络一样。

几套动作下来，何经络要返回他的诊所。他快步走在河边，一阵风带给他有关爷爷的记忆：血脉视为身上的河流，河流不通则易堵，中医人讲究的就是疏通经脉，所以，爷爷给你起名叫——何经络。